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故事会

®

STORIES

16岁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故事会



STORIES

16岁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6岁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8.12(初版)(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178-9
I. 1...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1332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16岁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夏一鸣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 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452-0178-9/G·021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6987232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184)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朦胧的岁月	
歌迷吐芳华	2
影星梦难圆	9
夜莺鸟惊心	15
智慧的风铃	
关门捉贼	23
以逸待劳	26
调虎离山	29
欲擒故纵	37
将计就计	42
心灵的答卷	
金榜题名	50
越俎代庖	53
犯科作弊	60
捉贼捉赃	66
永远的朋友	
风雨共济	72
肝胆相照	76
双璧无瑕	82
青春的雨季	
有泪不轻弹	90
儿不嫌母丑	98
无风不起浪	106
一字重千斤	113
女儿当自强	121

朦胧的岁月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奇。从来
不淡漠,眼泪、欢笑、沉思,全是第一
次。



上
如
青
年

只千二百... 一... 林... 人... 上... 天... 以...
... 李... 了... 全... 八... 野... 上... 分...
... 自... 天... 个... 便... 越... 出... 与... 游... 转...
... 家... 研... 游... 真...
... 了... 回... 平... 了... 抵... 合... 了... 不...
... 门... 案... 报... 报... 价... 从... 不... 低... 游...
... 里... 于... 显... 世... 示... 采... 出... 画... 出... 兴... 调...
... ! 竟... 然... 只... 采... 游... 竟... 游...
... 了... 神... 台... 混... 虫... " 铃... 铃... 响... " 忽... 然... 交...
... 回... 想... 似... 意... 再... 再... 出... 了... 活... 活... 人... 好... 什... 件... 奇... 殊...
... 音... 回... 来... 音... 音... 竟... 星... 满... 洞...

歌迷吐芳华



这天晚上，万人体育馆的屋顶差一点被掀翻！一万二千只座位上的观众全部站了起来，长时间为歌唱家费扬鼓掌。

费扬自己也没想到今天自己会唱得这么好，会有如此效果，他真的飞扬了，歌声飞扬，神采飞扬。在观众的掌声中，费扬飘下了台，飘进了车，飘回了家。

费扬迫不及待地奔进家门，想把今天轰动的效应告诉妻子阿芳，让她也乐一乐。可是屋子里空荡荡的，接受快乐的对象不在家，快乐只能浪费！

突然，“嘀铃铃”，电话铃响了。费扬想一定是阿芳打来的，赶忙扑过去抓起了电话机，急切地问：“喂，是阿芳吗？”

听筒里没有传来回音。

费扬好生奇怪：“喂，喂？你是哪里？”

对方还是没有声音，却有着急促的呼吸声。

费扬又冲着电话接连“喂”了好几声，对方还是一声不吭，他气恼地骂了一句“神经病”，“咔嚓”挂上了电话。

就在费扬为这不明不白的电话纳闷的时候，突然妻子阿芳神色慌张地奔了进来。

费扬急切地问：“阿芳，出了什么事？”

原来，费扬今晚在万人体育馆举行个人独唱音乐会，妻子阿芳像喝了“太阳神”，来了精神。她要在同事面前炫耀炫耀，就特意到对面楼的同事家去看电视现场直播。她听着同事们对丈夫的赞扬，受到同事们的恭维，心里比吃了佳佳奶糖还甜！

离开同事家在走下楼梯的时候，黑暗中，她发现在楼梯的窗台前伏着一个人，她并未在意，哪知那个人一听见脚步声，竟像一只野猫“呼”地一蹿，不见了踪影，快得连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没看清楚。

这个人反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阿芳的注意，她走到窗台前那人刚才站的位置，朝下一望，顿时吓了一跳，从窗口望下去，正好是自己的家，家里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阿芳想，那人准是个贼，贼的目光盯上我们的家了！

在妻子的命令下，费扬把家里的存单、首饰及一切值钱的东西，藏的藏，锁的锁，做好一切准备，专等这批贼爷光临，让他们高兴而来，败兴而去。

第二天妻子上班去了。按习惯费扬一早起来，打开窗户，就开始练声。正当他唱得罗汉思情、嫦娥想嫁的时候，只见“刷”地一道亮光直射费扬面门。费扬一怔，从这亮光，他马上想到那只奇怪的电话，想到对面楼梯口的黑影，马上想到有人说的：出多少风头，跌多少跟头。天哪！没想到我费扬刚刚冒尖，就被贼爷们盯上了！

费扬见亮光来自对面那幢楼，便朝对面一看，只见对面楼梯口的窗开着，窗前确实有个人影。那人影一见费扬，马上闪开了。

费扬大怒，骂一声：“妈的，你把我当作目标，我今天就让你白娘娘吃雄黄酒，现出原形！”

费扬想罢，头一低，腰一猫，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房间，冲出大楼，冲上了对面的楼梯，可是已经晚了，那贼爷爷已经领先一步，逃之夭夭了！费扬气得五脏六腑都快冒火了。

尽管费扬一无所获，但他这一冲还是有效果的。贼爷们也许知道他的头不那么好剃，把头缩了回去，此后一连几天，太平无事。

星期六晚上，阿芳回娘家去了，费扬打算星期天痛痛快快地睡个懒觉，哪知天刚亮，门铃就“叮咚、叮咚”地闹起来。

是谁这么早上门了，是阿芳回来突击考察？不对，不对，阿芳有钥匙，悄悄开门闯进来那才能考察出名堂来！

想归想，费扬还是立即跑去打开了门。就在开门的一刹那，他一下子呆住了，门外站着的根本不是阿芳，而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陌生小姑娘。

费扬奇怪地问：“你找谁？”

小姑娘两颊绯红，局促不安地说：“费老师，我……我给您送牛奶。”

送牛奶？送牛奶的不是一位老头吗？怎么换上了一个小姑娘？费扬心里又添了一个疑团。

小姑娘的眼睛比针还尖：“那送牛奶的爷爷病了，所以我……”

噢，是这样。费扬接过牛奶，欠了欠身子：“谢谢你。”说完转过身，放下牛奶，准备关门。可是他发现小姑娘还站在原地没有走，而且两眼紧紧地盯着自己的背部出神。

费扬连忙问：“姑娘，还有事吗？”

“没有，没有。”小姑娘的脸更红了。她风一样旋过身子，奔出了走道，奔下了楼梯。

尽管小姑娘文静、腼腆，但费扬还是把她和几天前那电话、黑影和亮光联系在了一起：会不会她是贼爷一伙的呢？

费扬无意中朝楼下望了一眼。这一望，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原来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送牛奶的老头正在楼下发牛奶。事情明摆着，“送牛奶的爷爷病了”完全是一派胡言，她进门送牛奶另有目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费扬走下楼来到了送牛奶老头的面前：“大伯，你没事吧？刚才一位小姑娘来送牛奶，我以为你……”

送牛奶的老头笑笑说：“噢，你是502室的吧？刚才一位好心的小姑娘硬要替我送牛奶，让我少跑了一次五层楼。这小姑娘嘴又甜，心又好，是个小雷锋！”

小姑娘说谎已被证实，但是老头把她说成是小雷锋，费扬当然不敢苟同。他辞别了老头，又到周围兜了一圈，然后缓缓地走上楼。

刚打开房间的铁门，就见有个牛皮纸信封躺在地上，费扬俯下身拾起信封，只见信封上写着“费老师收”四个字。

费扬一愣：谁给我的？他来不及思索，急忙撕开信封。可信封里没有信纸，只有一盘录音带。费扬把录音带推进了录音机。

随着“咔嚓”一声，录音机里传出了一个稚嫩的小姑娘的声音：

“费扬老师，我看了您的演出，真的被您的歌声迷住了。我没有勇气对您说，但我又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所以给您

打了电话。可电话接通了，我却不敢开口说话；我站在楼梯口窥视您的举止，当有人走来，我又心慌意乱地逃开了；今天还推说送牛奶的爷爷病了，我把牛奶送到了您的手里。我今年十六岁。十六岁是诗，是歌，是梦。我想向您提一个要求，希望您在七点钟的无声电话中唱一首您最爱的歌。请您答应，不要让十六岁的诗和歌破残，不要让十六岁的梦破灭！”

幕揭开了，一切疑问像投进热水中的冰块，顷刻间融化。原来电话、黑影、谎言背后是一颗纯洁的心。自己把生活想象得太紧张、太凶恶了。费扬自嘲地笑了笑，摇了摇头。

“嘀铃铃”，电话铃响了起来，费扬抬头看了一下石英挂钟，正好七点。一定是十六岁的小姑娘打来的！费扬拎起了话筒。

“‘十六岁’是你吗？我答应你的要求，给你唱一首《你匆匆而来》。”接着，费扬唱道，“你离家匆匆而来，我挪开了细雨打湿的花伞，我们该有许多对话，我渴望着但我只会期待……”

费扬唱歌一向是很投入的，一唱便入痴入迷。今天那个小姑娘听到一半竟哭了起来，听筒里传来了她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你怎么了？”费扬怔住了。他想，老年人听情歌哭，是感慨人生的短暂；中年人听情歌哭，是回忆过去初恋的旧情的失落。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听情歌，怎么也会泪流满面呢？

费扬满腹狐疑地问：“十六岁，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哭了？”

“费老师……您从窗口看一下……对面603室的窗玻璃上贴着什么，您……就清楚了。”

费扬搁下电话，奔到窗前，朝对面603室望去。只见窗玻璃上贴着四张扑克牌。一张“5”，一张“A”，一张“6”，一张“4”。5、A、6、4，这是什么意思？十六岁的哭与这四张牌有什么联系？费

扬实在猜不透。

他重新奔到电话机旁，拿起了电话：“喂，十六岁，这四张牌，我看不懂呀！”

对方没有声音。

“喂？喂！”费扬连喊几声，却毫无反应。这时他明白了，十六岁已经挂断了电话。

一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费扬装了一肚子的问号，爬上了对面那幢楼，走进了603室的门。

一进门，费扬第一眼就看见墙上贴着一张三十吋的大照片，照片是自己正在喝咖啡。这张照片自己从未见过，谁照的？在哪里照的？费扬像闯进一个陌生的世界，既好奇，又困惑。

“费老师，真对不起，是那天早上，我从楼梯口的窗户那里偷拍的。”

费扬想起来了，那道亮光，原来是照相机上的闪光灯发出的。

大照片底下，又是四张扑克：5、A、6、4。

费扬问道，“这四张牌，什么意思？”

十六岁用手捂住涨红的脸：“老师用上海话念一遍，就知道了。”

“5、A、6、4，我——爱——老——师？”在费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十六岁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里。

费扬现在懂了：十六岁长了一个祝英台的心眼，把自己当作了梁山伯！一个彻彻底底的国际玩笑！

“十六岁，十六岁……”费扬轻轻地推开了小姑娘，说，“你太年轻了。你不懂爱情是棵树，不应该过早地把自己吊在这棵树上。十六岁正是学习知识的年龄，尤其是现在的社会，靠竞争来生存，靠竞争来发展。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能竞争到一个合适你的工作吗？能竞争到一个合适你的白马王子吗？再说，我是

个有家庭的人，改革开放还不至于到了扔开家庭的地步，这都是不现实的。不知道你能理解我吗？”

十六岁流着泪“嗯”了一声。

费扬掏出手绢递给了她。

她撇撇小嘴说：“老师，那您刚才为什么唱那首《你匆匆而来》呢？”

费扬想起来了，是自己唱了那首《你匆匆而来》的情歌使她产生了误解。

费扬后悔不该对一位少女唱情歌！他不由脸红了，忙说：“这是我的错，都怪我，怪我！十六岁，世上有好多宝贵的东西，不光光是爱情。这样吧，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七点钟，我在电话里给你唱首歌。你愿意吗？”

“愿意，愿意！”十六岁的脸由阴转晴，她兴奋得蹦跳起来。

第二天，墙上的石英挂钟刚指七点，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费扬把电话当作话筒，唱了起来：“风儿轻轻地吹进了校园，带着花的芬芳，夹着蜜的香甜。阳光悄悄地洒进了课堂，送来一片春意，含着无限温暖……”

费扬哪里知道，这时对面的603室电话机前，聚集着十几个中学生。“让我听听。”“让我听听！”大家正争着想近距离听一听费扬的声音，听一听那天音乐会上没有听到的歌。

（陶文进）



影星梦难圆

莉莉和琴琴是一对好朋友，她们在天山脚下—个县中学读初三，今年都刚满十五岁。她俩从小能歌善舞，是班里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

琴琴的父亲是搞音乐的。这天课后，莉莉到琴琴家去玩，琴琴见好朋友来了，高高兴兴地弹起钢琴，那欢快的乐曲，那悠扬的琴声，使莉莉神采飘逸，她不由自主地随着曲子跳起舞来。那优美的舞姿，赢来琴琴一家人的连声称赞。琴琴的父亲夸奖说：“这孩子，是块搞文艺的料！”琴琴接口道：“爸爸，我们班的同学都说莉莉像刘晓庆呢，你看像吗？”“像！说起来是有点儿像哩！”琴琴的父亲随声附和道。

谁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天晚上，莉莉失眠了，“刘晓

庆”这大影星的名字不断在她耳畔萦绕，勾起了她藏在心底的悠悠影星梦。她起身下床，打开立柜，翻出最漂亮的节日礼服穿上，对着镜子，时而跳一段舞蹈，时而来一个造型，时而唱一首曲子，时而朗诵一篇诗文……一直折腾到东方发白。

第二天中午下课回家时，莉莉把心事对琴琴一说，恰好和琴琴的心意不谋而合。琴琴说：“我爸爸说过，有志者事竟成！我们不能坐等机遇送上门，要主动寻找机遇。很多明星不都是这样走上银幕的吗？”

琴琴的一席话，说得莉莉心花怒放。两个小姑娘说干就干，她们分别给父母留下一封简短的信，当天下午就搭上了东去的列车。

莉莉和琴琴的出走，给两家人造成的震动不亚于七级地震。莉莉的妈妈拿着莉莉留下的信风风火火来到学校，找到了班主任陈老师。陈老师展开一看，只见信上这样写着：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我去寻找一条光明之路了。我和别人离家出走是不同的，请你们不要着急，我这次是下了决心的，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下次你们见到我，将是在一个出乎你们意料的场合。请你们相信我，这绝不是一个小孩一时的冲动，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再见，祝身体保重！
你们的女儿 莉莉

陈老师问了莉莉妈妈莉莉最近的表现后，就急忙向琴琴家赶去。这时琴琴家也乱成一团，琴琴的父亲回想起那天下午莉莉在他们家玩的情景，着急地对陈老师说：“唉，这两个孩子，一定是到电影制片厂去了，我马上想办法去找他们。”

再说莉莉和琴琴，这时候已经坐了一天的火车。从未离开过父母的两个小姑娘，此时自然想起了慈祥可亲的父母和生活了十几年的温暖舒适的家，孤寂感不由袭上心头，她们硬是忍着没哭出来，随着火车那单调沉闷的隆隆声，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她们被一阵喊声惊醒了：“小妹妹，看，你们的東西掉了！”她俩睁眼一看，见对面坐着一位约摸二十来岁白暂俊俏的姑娘，她手中拿着一本琴琴刚才翻过的《大众电影》。

“谢谢！”琴琴和莉莉谢了一声，见那姑娘注视着她俩，立刻睡意全无。只见那姑娘满面春风，笑嘻嘻地问道：“你们困成这样，是去哪儿啊？”“我们——”琴琴刚要说，莉莉忙向她递了个眼色，琴琴明白了，对，见生人不能说真话，路上坏人多着呢。于是，她撒了个谎，说：“我们是大学生，要到邻省上学去！”那姑娘“哦”了一声，便缄口不语了。

不一会，火车进了一个小站，那姑娘下车了。可没过几分钟，她手里托着个滚圆的大西瓜，又上了车，笑着说：“来，吃瓜！”她边说边从提包里拿出一把小刀，熟练地切开西瓜，递给琴琴和莉莉一人一块。莉莉和琴琴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接。

那姑娘笑道：“这瓜有毒吗？啊呀，你们学生一路辛苦，此时又远离父母，我这当姐姐的还能害你们不成？”一听这话，琴琴和莉莉不好意思地笑了，于是就接过瓜吃了起来，心里说：吃瓜归吃瓜，警惕性可不能丢。

吃完瓜，琴琴便盘问对方：“大姐，你是干什么的？我看你不像学生。”“我吗？”那姑娘神秘地眨眨眼，“你们看我像什么人呢？”琴琴和莉莉睁大眼睛瞧了对方好一会儿，摇摇头。那姑娘说：“我是县京剧团的演员，叫林娜。喏，这是我的身份证。”林娜边说边把自己的身份证递给她们。琴琴和莉莉看看身份证上的相片。再看看面前这位大姐，确认符合了，才放下心来，说：“对不起，林姐，我们怕遇上坏人才……”